



诗歌与短视频相互赋能

陈泽宇

某种程度上讲,当代文学创作一度陷入“易朽”的困境:昨天刷屏的“金句”,今日就露出了内里的铁锈;一时间爆火的文学畅销书,不久便在二手交易平台上低价甩卖;更遑论诸多榜单,其中的一些作品是否真正地抵达过读者,需画上一个问号……以“易朽”作为修辞,并不指向苛责,也无关乎挑战文学正典或美学标准,只是陈述事实:社交媒体时代,源于既往生产关系的文学正显得愈发“小众”。不过,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却在互联网场域中率先摆脱了困扰,再次从与小说、散文等的对照中,标示出某种先锋性。如果说近些年来许立志、余秀华、张二棍、陈年喜、王计兵等诗人作品的走红,与时下大众对文学的看法或时代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沂蒙二姐”吕玉霞诗歌的走红,则更可视作短视频这一媒介的胜利。

“这是老天爷撒的糖霜盐,这是麦苗打滚撒的欢儿。”几年前,正是这样一句“土味诗歌”,让“沂蒙二姐”一条视频播放量突破百万。用她的话说,诗歌与视频的结合把一层看不见的壁垒打破了。到了2025年的春天,“这是春吗?这不是春,这是花红柳绿的宣言……”一条春的报信,“沂蒙二姐”的声音再次传遍全网。从2023年的“出圈”到2025年的再次走红,“沂蒙二姐”的短视频诗歌演绎也完成了从被算法选中到被时代需要的迭代。短视频这一媒介形式,天然偏好真实、碎片化、高情感浓度的内容,当“沂蒙二姐”对着镜头说出“春的宣言”,与其说大众感受到的是一首诗歌的魅力,不如说是受众更愿意去倾听某个具

体的人所分享的她眼中的诗意世界。“沂蒙二姐”“以文绘乡村,以词写农人”,其所产生的价值认同,在社交平台上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而在这个过程中,爱好诗歌的“少数人”更愿意体察的文学性固然没有完全散佚,但确实被“热闹”暂时地悬置了。

如果说“沂蒙二姐”是在数字媒介的变革中借用符号化的诗意表达获得成功,那么“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等账号则代表了另一种文学传播路径。

在网络平台上,“为你读诗”邀请各界人士朗读经典诗篇,配以克制、沉静的影像语言,让诗歌跃入听觉与视觉交融的共情空间;“读首诗再睡觉”则更强调“日常”的仪式感,将诗歌朗读置入“睡前”这一生活间隙,使文学成为一种可反复体验的“微仪式”,用新的媒介语境还原传统阅读的体验。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的新媒体产品还有许多,其创办时间普遍早于短视频时代到来之前。此类尝试虽同样是“以诗歌调动情感”的互联网实践,但其文学性的一翼更加结实——文学既是产品也是目的。

与“沂蒙二姐”颇具戏剧化的视频表现不同,“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等新媒体产品在内容上兼顾情感亲近性与文学经典性,甚至一定程度上更看重后者。当然,它们也有意识地避免过度晦涩,声音、画面、节奏的高度凝练,充分尊重“短”的客观属性。通过观察可以发现,以诗歌为媒介,在社交媒体的碎片化时间里开辟出一块静谧的精神情感“飞地”,注重将“碎片化”与“文学性”相结合,正

是这类账号长盛不衰的秘诀。

除此之外,还有一类创作者,更加自觉地注重诗歌传播的短视频语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诗歌垂类账号“诗特工”。“诗特工”以短视频的形式呈现当代诗歌,将那些耳熟能详的诗歌文本从书页里找出来,“扔”进了地铁、咖啡厅、公园等日常城市空间中,试图让诗重新成为当下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难发现,“诗特工”的视频注重从物质、身份、伦理等层面解析诗的本体。显然,这种基于视听语言的诗歌表达更加接地气,吸引了许多诗人关注,也成功俘获了更多的年轻读者。

当然,我们也要关注主流文学媒体在短视频语境中的诗歌生产。比如,《诗刊》社所属的中国诗歌网就一直在尝试以短视频的形式传播诗歌文化。中国诗歌网曾发起诗歌创意短视频征集,号召诗人与文学爱好者一起推动诗歌的数字化传播,让诗歌进一步融入短视频时代的传播格局之中。其所征集的视频也均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纵观短视频时代的诗歌传播,我们可以说,“诗歌短视频”是一场诗歌与短视频的相互赋能——短视频为诗歌提供了更强有力的传播形态,诗歌则加厚了短视频的精神质地,两者在碰撞中彼此书写,为研究者提供了与文学传统相异的“问题”与“方法”。立足这一视角,探析短视频场域的诗歌传播热潮,厘清媒介交互对文学生产传播的深层价值,既是互联网语境下繁荣大众文艺的必然要求,亦是践行与拓展大文学观的重要路径。

幻想深渊中的光如剑

梁超



作者介绍:梁超,网络笔名颀颀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网络高级研修班学员,鲁迅文学院第四十七届高级班学员。著有《重生之恶魔猎人》《翡翠之塔》《他们叫我大师》等作品。《他们叫我大师》获2022—2024年度“赵树理文学奖”网络文学奖。

说实话,从接到通知到现在,我一直处于一种“这怕不是中了什么幻术”的恍惚状态。就像我笔下那些主角,突然被丢进一个陌生的剧本,摸不清规则,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唯一确定的是——这不是做梦,因为做梦不会这么让人心里发虚。

赵树理先生笔下的世界,是有泥土味儿的。他写的人,你闭上眼就能看见他们在田埂上走,端着碗蹲在墙根晒太阳,为了一把米、一句话、一口气活着。

我写的呢?是“灵媒”,是“猎魔人”,是披着风衣在蒸汽与诡异交织的街巷里穿行的家伙。

很多读者叫我“龙大”,但其实我就是个在幻想世界里码字的。《他们叫我大师》里的亚瑟·克雷多斯,是个灵媒。那个时代猎巫运动刚结束,火药开始兴起,神秘与科技在街角对视。

我写他的时候,经常想起赵树理先生笔下的那些人物——他们面对的可能是地主,可能是灾年,可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情世故;亚瑟面对的,可能是不可名状的存在,可能是藏在阴影里的杀机。但本质上,都是在求活。都是在黑暗中,寻找一点光。

有朋友问我,写作是不是靠技巧?我说不是。写作是内心情感的真实表达,是通过塑造人物讲述故事,通过讲述故事通向心灵。技巧是后人总结出来的,真正的写作者,不是靠技巧活着。

赵树理先生写《小二黑结婚》,靠的不是技巧,是他真的见过那样的人,听过那样的事,心疼过那样的命运。我写亚瑟,靠的也不是什么花活儿,是我真的想看,一个人被丢进深渊里,会怎么爬出来。

我写大纲有个习惯,会把每个地方的风俗人情、特产都写进去,把虚构的故事当作真实的事件来写。这不是技巧,是一种执念。我想让读者相信,那个世界是真

的,那些人是在那儿活过的。

有次我在读者群里跟大伙儿商量一个人物的性格,大家都参与进来,觉得那是他们的人物。后来我把那个人物写死了——那天晚上群里就炸了。有人说要上门找我。两千人的群,当场退了五百人。有位读者拍了桌子,把玻璃拍碎了,拍照给我看。

这就是网络文学。作者和读者之间,不是写和看的关系,是一场持续多年的、热气腾腾的对话。他们跟着我十年,每个主角、每个配角,都像自家的孩子。我把孩子写死了,他们能不急眼吗?

有人说我的作品黑暗、悬疑、惊悚,带着克苏鲁的味道。可我写的一直是同一件事:人在绝境里,还能不能守住点什么。

在另外一部《恶魔囚笼》里,主角2567被绑定在一个死亡即真死的游戏里,虚拟与现实界线模糊,现实萎缩成苍白的虚影,虚拟世界反而占据了大部分生活。残酷与求生、真与幻,从界线模糊变成彼此互换。

那种亦真亦幻的氛围,正是我想写的东西。只有在最深的黑暗里,人性的微光才最亮。赵树理先生写农民在贫瘠的土地上耕种希望,我写我笔下那些人在诡异的深渊里打捞尊严。形式不同,内核一样。

有人把我比作“不时掏出糖来引诱读者跟着走的怪蜀黍”。我觉得这个比喻挺贴切。我就是那个怪蜀黍,拿着一把糖,带着读者从黑暗里往外走。走出去,大步向前,抬头一看,天已经亮了。

写作这件事,写到今天,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从中获得成就感、愉悦感和满足感。完本的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的灵魂也升华了。

有人说网络作家进不了文学的殿堂。可我想说,文学的根脉,从来不是靠题材来划分的。赵树理先生为农民代言,我们为深夜追更的读者编织梦境——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记录这个时代的精神图景。

我的作品里写仁义礼智信,写在绝境中的选择,写那些看似荒唐却无比真实的人性。这些内核,跟赵树理先生写的东西,其实是一回事。

最后,谢谢所有在深夜追更的读者,谢谢容忍我昼夜颠倒码字的家人,谢谢把“赵树理文学奖”颁给我的评委老师们。更感谢这个时代的宽容。

数字时代的土壤,孕育着远超想象的力量。“赵树理文学奖”于我而言,不是终点,是个新的副本。进了这个副本,规则变了,难度提升了,但玩法还是那个玩法——写人、写人心,写在深渊里打捞的那点微光。

宛如此刻,亚瑟冲我挥了挥手。他说,在另一个世界被人惦记着,挺好的。

儿童文学的样子

马忠

长期以来,关于厘清儿童文学内涵与边界的讨论从未停歇。那么,真正的儿童文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有人说,儿童文学不仅是儿童的文学。这句话道出了儿童文学的本质:它从来不是文字简化、故事幼稚化的“小儿科”,而是以儿童为圆心,辐射整个生命成长、人文关怀和世界认知的大文学。

在我看来,儿童文学是写给孩子的温柔启蒙,也是写给成人的精神回溯。它跳出了成人世界的功利与复杂,以纯粹的视角、生动的笔触、温暖的内容,成为孩子认识世界的第一扇窗。在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中,孩子读懂了“驯养”的意义,明白爱与责任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联结;在E·B·怀特的《夏洛的网》里,小猪威尔伯与蜘蛛夏洛的友谊,让孩子看见忠诚、牺牲与生命的意义,懂得平凡生命也能绽放伟大的光芒;在曹文轩的《草房子》中,油麻地的少年在苦难与温暖中成长,教会孩子接纳离别、直面挫折,理解亲情与友情的珍贵。这些经典作品没有生硬灌输道理,通过故事在潜移默化中种下真善美的种子;没有刻意回避成长的烦恼,用温柔的方式教会孩子接纳情绪、直面生活。这便是儿童文学的样子:守护儿童的认知成长,让他们在文字里看见自己、理解世界。

儿童文学是跨越年龄的精神共鸣,是连接童心与成人世界的纽带。当成年人翻开一本儿童文学作品,读到的不再是简单的故事,而是被遗忘的童心、被忽略的真谛。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那些不加掩饰的喜悦哀乐、那些对世界纯粹热爱,会唤醒成人内心深处的柔软,让我们重新思考成长的意义、爱的本质与生活的真谛。这便是儿童文学的样子: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成人世界的浮躁与功利,提醒我们,无论走多远,都不该丢失童年的纯粹与好奇。

儿童文学是有温度、有深度、有边界的文学坚守。它尊重儿童的认知规律,不刻意幼稚化,也不强行成人化;它传递美好与正义,也不回避成长中的遗憾与挑战。《哈利·波特》系列在魔法世界的冒险中,融入勇气、友谊、对抗黑暗的主题,让孩子在奇幻中理解善恶与选择;《窗边的小豆豆》以真实的校园故事,包容孩子的与众不同,守护每一个独特的灵魂。这些作品拒绝成为迎合市场的快餐文字,立于真诚,根于成长,这便是儿童文学蓬勃的样子。

优秀的儿童文学,守护孩子本该拥有的童年状态,既为孩子搭建认知世界的桥梁,也为成人留存回望初心的渡口。

走进精神高地长城

——散文《风起长城》读札

王珊珊

当物质生存的焦虑被轻易化解,精神世界如何保持充实富足?中华民族千百年,始终以对历史的虔敬守望、对文化的赤诚赓续,构筑着生生不息的精神根脉。这是读完山西作家史慧清散文《风起长城》,我最先想到的。

《风起长城》2025年荣获第十一届冰心散文奖。这篇作品篇幅不长,却以细腻的文字撑起宏阔的视野。文中的山西广武明长城,从不是“最美野长城”这样一个孤立的历史遗迹,它承载着战国的金戈铁马、秦世的雄浑气魄,各朝各代的接续修建,以及明代的风骨包裹。

站在长城上,作者遥望到“筑城屯兵”的大辽王朝,“万马奔腾”中驰过的卫青、霍去病,想到了羌笛声中的儿女情长,看到了明代驮石而来的毛驴和背井离乡的老工匠,以及今日三三两两的游客、因倾塌复修的月亮门。由此看来,长城是一部在延续书写的史书。曾经,长城内

外,一侧是边塞烽烟里自上而下的压迫感,一侧是满城烟火中自下而上的坚守与使命;如今,长城内外,一侧是悠悠长空苍劲古风,一侧则是望不尽的万家安宁。它就这样在似曾相识的日夜间屹立着,自洽于时代,在时间深处与你重逢。

作品中,作者的思考不以深邃思辨见长,却以共情打动人心,让宏大的历史叙事变得有温度、有痛感。作者由广武明长城的苍凉落寞起意,在一帧又一帧的历史回廊中演绎广武明长城的雄浑与厚重。继而笔锋急转,在月亮门的残垣下,长城的雄壮与悲壮一览无余。作者在今古的茫茫与切切中道出长城与土地、与历史、与命运的深刻羁绊。文末,她这样写:“(长城)在这山河之间,如今变成了寻常风景。我们在悲怆绝美的风景中,去追述历史的起点,寻找人类生命价值的终点。”“一向年光有限身”,于“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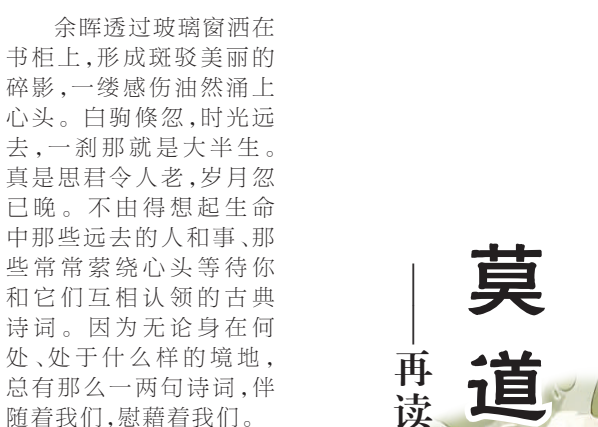
常风景”中追述历史起点、叩问生命价值,是作者对生命的慨叹,也是她对历史深切的致敬。历史题材的写作本应如此,既要“走进历史”,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史实与情感,也要“走出历史”,将其与当下的时代需求、精神追求相连,历史的温度与现实的分量才能获得更好的平衡。

史慧清通过对广武明长城的书写,唤醒人们对土地的敬畏、对历史的尊重、对家园的热爱、对生命的悲悯。而这,是文学创作的重要使命,也是文化传承鲜活的渠道。文化不是尘封的典籍,不是冰冷的遗迹,而是绵延流淌的民族风骨,是抵御虚无混沌的精神屏障。

如今我们已不需要长城作为地理屏障,却需要它依然这般屹立在每个人的精神高地上。愿《风起长城》让长城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机,让每一位读者在文字中回望历史,感悟生命、坚守初心。

莫道岁月忽已晚

边云芳



余晖透过玻璃窗洒在书柜上,形成斑驳美丽的碎影,一缕感伤油然而涌上心头。白驹倏忽,时光远去,一刹那就是大半生。真是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不由得想起生命中那些远去的人和事,那些常常萦绕心头等待你和它们互相认领的古典诗词。因为无论身在何处,处于什么样的境地,总有那么一两句诗词,伴随着我们,慰藉着我们。

五言诗《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面对时间,谁能不在某一时刻被这种无处可逃的伤感击中呢?

这首诗常常被看作是表达女子对远行异乡情人的思念。首追叙初别,次说路远难会,再叙及相思之苦,最后以勉励宽慰之词作结。这是一首东汉末年动荡岁月中的相思乱离之歌,尽管在流传过程中遗失了作者名字,但情真、景真、事真、意真,读之使人悲感无端,反复低回,为这真挚的爱情呼唤所感动。

这首诗在表达离愁别绪上独书一笔,复沓的音调、迟缓的节奏、疲惫的步伐、伤感的氛围,烘托出浓烈的苍凉、无奈、相思之心境。你要走了,我去送你,走啊走啊,走了一程又一程,脚步是这样迟缓,迟缓是为了能够和你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再长一点,分离的时刻来得慢一点、再慢一点。可是,分别的时刻总是来了,就这样活生生地与你分开了,看着你渐行渐远。从此两分离,从此相隔千万里,留下黑夜缠绵的思绪,身边掠过茫茫的风雨。路途艰险又遥远,不知何时才能见面啊。此时女子心情凄苦,无所适从,自言自语道:胡马来南来后仍依旧恋于北风,越鸟北飞后仍筑巢于向南的树枝。意思是夫君啊,人应该有恋乡之情,你千万不要忘了家乡,不要忘了家乡还有个等你回来的妻子。

久等不回,人,渐渐地消瘦下去,衣服也变得宽大了。胡思乱想一通,是不是丈夫像太阳被浮云遮蔽一般,不想着回家呢?无奈一声长叹,由于日日思念你,使我变老了,一年倏忽又将过去,年纪也越来越大,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无情的游子像燕子那样没有回到旧巢,烟雨中的杏花都显得凄凉无助。女子的青春玉颜,不再明艳照人,就像雨打杏花,就要匆匆凋零。白居易有一句“红颜未老恩先断”,更何况已经“岁月忽已晚”。女子意识到爱是深情的也是无情的。爱情导向孤独,孤独让人清醒。于是,女子终于清醒了,果断下定决心:“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什么都撇开不必说了,我还是好好吃饭,多吃吃饭,保养好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好好爱自己,比什么都重要。不能不说这一姿态的漂亮与华丽,无论得到什么、失去什么,饭,总是要吃好的。毕竟,专注当下,过好每一天,最重要。

如果说这首诗是爱情诗的典范,那么它的亮点在于表现古代女子的生命觉醒意识和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意义。“加餐饭”,这是对自己的爱惜之情,怜惜自己就要好好生活。不可以“人比黄花瘦”,也不可以“为君憔悴尽”,更不可以“教我行思坐想,肌肤如削”。这种带有生命意识觉醒后的自我强大,支撑起了女子往后日子认真生活的信念。我等你,你回来或不回来,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活出自己,活出风采,把每一天过得结实精彩,说不定你回来后对我刮目相看呢。古代社会赋予女性的属性总是让她们为情伤痛、为爱心碎,那一份坚守独立抑或迷茫无助,总也是迷人的,体现在古典诗词中便有了丰富多彩、绮丽多姿的情感表达。

转眼间,书柜上斑驳的碎影消失,天色渐渐暗下来。拧亮一盏灯,思绪慢慢从诗情中释然。莫道岁月忽已晚,人间何处不逢春,更要过好每一天。新时代,女性被赋予更多角色。在急速匆忙的快节奏中,看一朵花,赏一缕云,读一首诗,让心灵栖息于美好的事物中,感受那份岁月流逝沉淀下来的安宁与温暖。在面对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时,更要懂得“努力加餐饭”,不纠结,不内耗,不伤害自己。人生万千,向上走,也可以向左或向右走,找到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丰盈内心,富足精神,把自己变得辽阔、宽厚、慈悲,心若巨石,八风不动。即便岁月已晚,亦是人淡如菊,优雅如兰,香如故。

经典漫谈 (104)